

# 大巧若拙 复归于朴

## -----我的陶瓷印章创作体会 刘欣(中国)

陶瓷印章源远流长,是先民在制作陶器时超越实用性、对美的追求,对器物装饰的自发与自觉。现出土的陶印可追溯至商代安阳殷墟。春秋战国时期陶器运用更为广泛,器物上的铭刻印迹更为多样。作为抑印的陶印使用也更为广泛,存留大量的陶文。秦汉陶印与当时极为发达的铜质印章各有特色的发展;及至唐朝出现了瓷制印章。隋唐以后,由于铁、铜、玉、石等金属与硬质材料的耐用,陶印使用渐少,虽也曾出现个别的陶印,可能是作为冥器之用,逐渐退下历史舞台。但陶土的干、湿与烧制时加温的高低,出现不同质感;加之制作者不同的构思与思想感情的差异,多种不同用刀技法的处理,便产生不同情况下别有一种浑朴、拙美的金石趣味,是其他印材所难能表达的效果。因此,在石质印材广泛运用的明清之际,也有几位印人尝试刻制陶瓷印章,但均未能充分全面展现其特色。

时至当代,随着科技的进步,烧成技术的提高,物流业的发达,陶瓷知识广泛的传播交流,陶瓷篆刻艺术的创作空前繁荣。现今发展为东有山东、西有陕西、南至广东、北到辽宁、中原河南都有生产,著名瓷区如淄博、宜兴、景德镇、禹州、佛山等均有制作。它们深受传统篆刻艺术的影响,继承和吸收了古代陶瓷篆刻艺术的精髓,在方寸之间营造出属于陶瓷印所独有的自由天地。既有先烧后刻的陶印,也有后烧先刻的瓷印,既突出了陶瓷的特性同时又有所创新,许多优秀的篆刻家参与陶瓷印创作,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创意的高水平作品。二零零七年京华印社举办了首届全国陶瓷印展,一时印坛名家云集,群贤毕至,盛况空前,当代印坛国手如王镛、石开、陈国斌等均琢陶雕瓷,奏刀不辍,使陶瓷印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深刻广泛的影响。二零零九年篆刻与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篆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。

我在二零一零年开始从事陶瓷印章的创作,作品《巨擘评聊斋组印》在二零一一年获山东省陶瓷创新评比银奖。该组印的创作构思背景是:该年设计创作的主题是《聊斋志异》,该作品由491篇短篇小说组成,人物众多,题材广泛,一时不知从何入手。后发现文坛巨擘郭沫若、老舍、鲁迅等对聊斋均做过经典评论,如郭沫若先生评聊斋句为: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。”老舍评价:“鬼狐有性格,笑骂成文章。”于是我以玉琮的形式设计了一组七方印章。印纽雕刻聊斋志异四个字,笔法以小篆字形,结体注意线条对边角的切割,形成外轮廓的节奏感;并注意了肌理、釉色、刀法的变化。印顶设计了七方小印,选取了毛主席七律诗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中的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句,配合印章的七个釉色:赤橙黄绿青蓝紫,表达了自己对《聊斋志异》的理解:聊斋在写鬼写妖的文字背后是世态炎凉,人生的感悟,真善美的追求。印文也采用了七种不同的形式,既有满白也有铁线朱文,力求丰富。

二零一三年我创作了《康庄大道——齐文化成语组印》,该组印一套五方。从齐文化纷繁浩典的成语中以先哲处世、治世的政治智慧角度选取了五个成语:康庄大道、大公无私、令行禁止、以民为天和百家争鸣。印纽设计上又分别饰以瓦当纹:永受嘉福、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。从设计理念上更多吸收现代刻字元素:字形篆隶结合,变形、重叠、挪借、虚实,注重线条的处理和书写性,及边角的切割,形成上紧下松的格局;刻制刀法也不仅仅限于冲切,推、削、刮、留、断,圆刀、平刀结合,使表面处理在保证外轮廓节奏感强的同时力求丰富和变化。印文的设计也选取五种形式,从金文到隶变,从编钟形到方形;由于印面较大,10cm\*10cm,所以线条力求粗犷,浑厚。表面的处理放弃了亮丽光鲜的釉色,选择能保留更多细节,更加古朴的色剂处理。具体操作中我选取釉上新彩的黑色做底色,该色在800°烧成呈色为黑色,在1260°烧成为墨绿色,且厚薄不同呈色也有微妙的变化,其后再饰以不同的面色,1260°中性气氛烧成。烧成后,印章效果浑厚、凝重、古朴。

在近期的创作里,我探索把现代刻字的元素融入作品中。现代刻字是对传统刻字的继承和发展。它的视觉冲击力,线条的张力,色彩的大胆运用是传统刻字所不具备的,故此也形成了其现代的特征。把现代刻字的元素应用在陶瓷印章的创作中,也是对陶瓷印章的一种开拓,使陶瓷印章在具有绚丽釉彩的同时,亦可具有古朴,浑厚的面貌。



